

六千法轮功盛大游行 振奋华人心

齐齐哈尔晨曦

第九十六期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五日



动预告后，特意赶来为法轮功大游行助威的。

“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行善积德、强身健体的好功法。我认识好些人，他们炼功后，把多年的吸烟喝酒的嗜好和恶习都放弃了，成为善良、纯净的好人，可是这个让人学好的功法却被中共妖魔化。今天我看到法轮功在世界各地的洪传和发展的盛况感到很高兴、很振奋！”

对这场长达十年的迫害，王先生毫不迟疑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中共对这些无辜、善良人的镇压迫害早该制止了！善良、容忍的人更应有生活的空间和信仰的自由。现在的大陆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老百姓的住房、上学、生病都成问题。越多的人炼法轮功，好人越多，这个社会肯定就会越稳定、和谐。”

会有更多人站出来反迫害

从大陆移民来美的王国民夫妇与朋友得知今天在曼哈顿的大游行，特地从法拉盛赶来观看，看到盛大的游行队伍经过，他们都很兴奋，同时也很感触。尤其看到数百法轮功学员身穿白色衣裤，手捧遭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像经过，他表示深感痛惜：“这些法轮功学员就是炼功为获得一个好的身体，其实，百

姓的身体好了对国家和社会都有好处，可是中共却偏不让人炼。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这怎么可能呢？”他说：“法轮功是好的功法。好的东西就是好的，到哪都会表现出来，别人都能感受到。你看现在的法轮功越来越壮大。”

他又重复了一遍：“中共真的没有必要迫害法轮功。它现在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王先生在中国时是工程师，曾经历过历次运动，因此他说非常了解中共迫害百姓的本质。他说，中共拼命封锁媒体，封锁消息，另外就是拼命造假，它就是害怕人民知道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如果中国的人民看到今天这个游行，会有很多人的良心被唤醒，也会站出来反对迫害的。”◇



在法轮功反迫害十周年前夕的二零零九年六月六日，来自世界各地的约六千名法轮功学员的盛大游行令纽约曼哈顿见证了这历史一页。以“呼唤良知，停止迫害”为主题、绵延十八条街几公里、历时两小时的游行带给人们心灵的震撼。很多华人特意前来观看。

看到法轮功的盛况很高兴

家住法拉盛、在曼哈顿工作的王德圣先生，是在看到大纪元时报的活

清廉税务人员被泰来监狱迫害致死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清廉税务人员、松岭区法轮功学员卢玉平（左图），因坚守信仰“真、善、忍”，被中共绑架迫害，2002年10月被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伪法院枉判14年，在齐齐哈尔市泰来监狱历经摧残：被戴支棍等酷刑逼其转化、逼其光脚在雪地里行

走、毒打、肾被打裂、胳膊打残、用器具撬嘴使其满口牙松动、患严重肺结核、身体多处器官衰竭、不能吃饭、不能睡觉、瘦成枯骨架……年仅五十一岁的卢玉平，于2009年5月30日在泰来监狱被迫害致死。

2006年3月，卢玉平被非法关押在泰来监狱一大队一分队。警察逼其做奴工，从监舍到监区出工地点约一公里左右，恶警让他光脚在雪地里走。恶警时常指使犯人毒打他。卢玉平的身体每况愈下，于2006年4月左右住进泰来监狱医院。

狱医与犯人殴打他，致使他的肾被打裂、胳膊被打残。他们用器具撬他的嘴灌药，使其满口牙松动。卢玉平在监狱医院陆续住院三年多，患上严重

新工地恶警绑架杨立成等法轮功学员

2009年6月5日，齐市铁锋区南局宅地区有大法弟子被恶警绑架，随后新工地派出所所长陈某等一伙绑架大法弟子杨立成，且从杨的家中掠走其私有物品。据悉，警车里还有几位法轮功学员。6月7日，南居宅一郭姓法轮功学员又遭恶警绑架。

新工地派出所 电话：0452-2215300

所长陈某 警员：陈国有 ◇

的肺结核；身体多处器官衰竭；身高一米七八的卢玉平瘦成一副枯骨架；长年不分昼夜的煎熬使其两眼发呆。期间，卢玉平曾向狱方要求释放，狱警却借机要挟：“不写三书（转化书、悔过书、决裂书）不能放人。”

5月23日泰来监狱通知家属卢玉平病危。心急如焚的家人渴望卢玉平能活着回家，可是当地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六一零”、松岭区委等部门视其生命如草芥，拒绝放人。2009年5月30日下午3点40分，卢玉平在泰来监狱被迫害致死。◇

揭露双合劳教所对我的迫害

文/齐齐哈尔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五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劳教所原名齐市双合女子劳教所，二零零三年与富裕劳教所合并为齐齐哈尔劳教所。二零零二年四月，我被当地派出所恶警绑架，非法劳教三年，被劫持到齐齐哈尔双合劳教所迫害。以下是我被劳教所恶警迫害的部份事实。

酷刑折磨

劳教所恶警最常用的酷刑是铁椅子。开始恶警逼迫我服从他们的所谓“规定”，我拒绝，恶警队长王岩为了避开被其他劳教人员看见，骗我说：到办公室谈谈。我还没走到办公室，就上来了五、六个人发疯似的把我摁到铁椅子上，我奋力抗争，他们就用胶带把我的嘴死死缠上，憋得我喘不上气来。恶警副队长王玉晶恶狠狠的用绳子把我全身牢牢的绑在铁椅子上，一动不能动。我说她这是犯法，她说你爱上哪告就上哪告去。第二天，我全身都肿了，到第四、五天时，脚肿的都穿不了鞋。

在双合劳教所，恶警给大法弟子绑在铁椅子上迫害是常事，有的人曾被绑过二十多天。

残酷迫害

二零零四年二月，双合劳教所与富裕劳教所合并后，恶警搞了一次残酷迫害，叫“××行动”，把所有的拒绝“转化”、坚定信仰的大法弟子弄到单人单间，

日夜的折磨。以所长肖晋冬、王玉峰为首的全所的恶警，整日整夜加班加点迫害我们，用背铐半蹲的姿势，站不起来也蹲不下，恶警孙波还到处乱窜，拳打脚踢，叫嚣：不“转化”就没完。该迫害行动中大法弟子王国芳被迫害致死。

野蛮灌食

在劳教所我们绝食反迫害，狱警就迫害性的强行灌食。他们四、五个人摁着我，拽头发、踩胳膊，用最粗的食管猛捅。灌完后我全都呕吐出来，带着一股药味。不知道他们加了什么药。我强烈抵抗灌食，结果呛的我把灌的食物喷出老远，咳嗽了好长时间。

毫无人性的恶警

一到劳教所，恶警先搜身，随身带的衣物都搜一遍，带里子的衣服全撕开。以后更是定期搜，连被子都撕开。

再就是关小号。有一个叫张蕾的妓女，因犯了诈骗罪被劳教，恶警王岩把我们几个关进小号，派张蕾每天大声念她写的情书，语言极其下流。我们善意相劝，她却得意的说是“干警让我念的”。

张蕾不知患的什么性病，每天都打点滴，恶警们吓的随时消毒，她出了我们房间不让她手碰任何东西，她用一下笔，恶警马上就扔掉，但却毫无人性的让她与我们每天吃住在一起。还有随便加期。我曾被非法加期三个月。

我所经历的只是冰山一角，还有许多不被人知的黑暗有待揭开。◇

多年以前，在我家附近的山麓下建起了一座小花园，虽然，它的面积并不是很大，但对于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鸽子笼里闷坏了的人们来说，那是一个很优雅的休闲去处。

进了花园的大门，正中间是宽宽长长的石梯，两侧种着各式茂盛的花草树木。踏上最后一步阶梯，就站在了一个平台上，围墙的左侧是一个大水池，里面有假山、游鱼，还有一排横贯水池的石墩。围绕水池的是一条供人纳凉的长廊，顶上覆盖着爬藤植物。长廊的对面是伸出池面的凉亭，里面设有卖茶的小铺，和供人小憩的桌椅。在水池边种满了各种美丽的花卉。沿着小径向前走，再上几步石梯，是一面淡黄色的墙，墙上扇形的窗口和圆形的石门颇有古意。跨过门，给人别有洞天的感觉，满目是郁郁葱葱的林木、花草，一条长长的水渠直通山上，水渠的旁边是上山的小路。这个水渠我再熟悉不过了，儿时学校放假，我常常和小伙伴顶着烈日，穿着凉鞋，踩着水渠中的溪流一路上山。

当法轮功传入我的家乡的时候，这个小花园就成了离我家最近的一个炼功点了。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个长辈在修炼法轮功，她比较喜欢我，特意叫我去炼功。我从小受无神论教育，不相信宗教，不相信有鬼神，对此没有动心，但由于不好意思拒绝她，便答应去体验体验。

炼功点就设在水池边的长廊里。第一天，我盘不上腿，就散盘着，跟着大家坚持到炼功音乐结束，全身那种清爽通畅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炼完功，老爷爷和阿

记忆中的小花园



姨们热心地教我炼功动作。从那天开始，我几乎每天都坚持参加集体晨炼。当时家里人不理解，知道我以前是什么也不信的人，也有熟人曾多次叫我去练气功，我都无动于衷，怎么现在一下子对法轮功这么感兴趣了。一些同龄人也惊讶我怎么会跟一帮老头儿老太太们玩到一起了。我说他们都是很谦和、很善良的人，跟他们呆在一起心情很轻松、很舒畅。母亲劝我不要去炼，清早天还没亮就出门，担心我的安全，同时也影响他们睡觉。为了能坚持炼功，我决定到我工作地方的出租屋去住，那

附近刚刚有一个炼功点，离出租屋仅几十米的距离。没想到那次分别竟是我和小花园的长别。

没过多久，就到了一九九九年的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全面镇压法轮功。我和许多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去为大法讲公道话，却被一次次的非法关押、劳教。即使从监狱里放出来以后，我也没有再踏足过那个小花园，大法还在被污蔑，世人还在受谎言的蒙蔽，我没有闲情逸致去那逛。这些年里，那个炼功点的很多学员都不同程度的遭到迫害，有的甚至已经被迫害致死了，曾经教我炼功动作的阿姨也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恶警预谋对她判刑。我和许多学员顶着压力，一如既往地向着世人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揭穿中共的邪恶谎言，把大法的福音传给善良的人们。

我盼望着，希望有一天能和大家再次相聚在那个小小花园里，一起集体炼功，我知道这一天已经不遥远了。

（文/云漫）◇